

如是我闻

——
走火入魔启示录

何士光 著

海南出版社

文以载道

——古训

开头的话

几年以前，我对本书的故事和所要涉及的内容，还几乎一无所知。

那时候我正打算写一部小说，那当然不是现在写出来的这部稿子，同几乎所有的小说一样，那不过又是一个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我们的故事里的人物会不一样，场合也会各不相同，但生老病死和悲欢离合这一点，又始终是一样的。好比同一株树上的苹果，虽然是另一只苹果，却又还是一只苹果。而对生命这棵树本身，则又始终忽略。

我终于没有去写那部小说，而写出现在这部稿子，就连我自己也感到诧异。如果那时候我打算要写的是另外一部小说，那末写出现在这部稿子来的就不是我。而现在写出这部稿子来的竟然是我，那末当时那样盘算着的那个人就不是我。

那末，谁是我呢？或者像我们通常追问的那样，我是谁呢？

我们当然清楚自己是谁，但我们又始终不清楚自己是谁。一个人会不会写作，都会写出一些什么，仿佛是由这个人决

定的，其实又不是这个人决定的，其余的事情也可以照此类推。

所以现代人要“寻找自我”。

其实我们的前人早就在寻找自我，用六祖惠能的话说，就是寻找自己的“本来面目”。

十分抱憾的是，我们还在寻找自我，而我们的前人却早就找到了自我，明白了生命这个“自我”的奥秘是什么。经由因果的牵引，你几经辗转而终于看到了这一点的时候，就不能不以手加额，也不能不愧然长叹。

完全可以这样说，你无须再空劳费力地寻找，你只须沿着前人开示给你的路径走过去，庶几就能幡然醒悟，真切地把握住生命的本来状态，不再因迷失而困惑和烦恼，看见你的“自我”。

这儿所说的前人不是指别的什么人，正是指置身于佛门和道家行列之中的那些杰出的人们。而这儿所说的“开示”，也正是指他们留传给我们的典籍。这时候你就非常纳闷，许多年来，你为什么就读不到他们？为什么会在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，就跟着别人一道把他们判定为信仰、蒙昧和迷信？我们不是从不怀疑中华文化的灿烂悠久和博大精深？这就不能不包括这些典籍在内。

你不能把对自己的迷信和无知反过来当成判定迷信和蒙昧的标准。而你的相信与否，也永远不会是判别事物的准绳。这儿需要的，只是去验证。

往下叙述的时候，我不得不说到气功和特异功能等等，这

儿需要强调地说明的是，这却既不是我的目的也不是我的本意。和前人所揭示出来的彻底的奥秘相比，这些几乎是算不得什么的，正被先贤称为“雕虫小技”。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沉溺在这些表现之中，就依然找不到“自我”，也还是执迷。

确实，对气功和特异现象的陈述，几乎已经到了饱和的程度，用不着再重复，也无须再重复。我这儿只是想说，这种广泛显现出来的现象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往前深入的基础。在科学的呼唤之中，在民族文化的复苏之中，在气功与特异现象的潮流之中，在人们的困惑和烦躁之中，在大自然的疲惫和报复之中，我们已经愈来愈清楚地看见了，我们的前人所揭示和显现出来的那一种智慧，正在其间像希望的火光一般地闪烁。

既然有一种根本的智慧在那儿闪烁，我们为什么不直取无上菩提呢？我们不能让气功的潮流所蒸腾起来的云雾遮掩着我们，也不能让别的什么遮掩着我们……

当然了，要追踪和叙述前人的智慧，在我看来，是心常有余，而力常不及。这之中有一个基本的分野，即是“迷”和“悟”。按说这也就应该是这部稿子的起点和终结，从“迷”开始，而抵达于“悟”。

对于“迷”，我自然多有可说的，迷而至于走火入魔，亦可谓深矣。而说到“悟”，则只有尽力而已，以就教于各位大德们。我自然不能不是从“迷”写起，再渐次地走下去。路程是显得漫长了，但不如此，不凭借时间和耐心的力量，也就看不见一路的风光。

世界和人事诚然是有原因也有结果的。这种原因和结果的演绎，我们通常就称之为缘分。我自然希望这部稿子有缘与诸君同行。如果我不能贡献给您智慧，也将向您显现我的迷失，以此来映衬您的智慧。

说到智慧，当然就不拘泥于气功或者别的什么物事了，它将是无所不在的，受用无穷的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今夕是何年 (1)
- 第二章 因果深且远..... (61)
- 第三章 圣魔只一念 (123)
- 第四章 彼岸与此间 (233)
- 第五章 不变只随缘 (345)

第一章

今夕是何年

在开始叙述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想我应该告诉大家，我将要写下来的故事，都完全是真实的。这些故事如果不是真实的，就不会有什么意义。我似乎不必虚构它们，同真实地存在着的情形相比，我们始终有限的一点虚构的能力，就实在显得苍白无力。

但在开始叙述这些故事之前，我也曾一再犹豫。故事展开的时候，难免要涉及别的人们，我该怎样称呼他们呢？比如说，作为一种引发，一种契机，我终于决定来叙述这一切，就是因为一位老太太的来访而引起的。但我或许可以谈论自己，一旦要牵涉别人，则应该得到允许。同时出于尊重，我似乎也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姓，并且来代为叙述属于他们自己的隐秘。不能不说，这是使人踌躇的。

所以我想，还是请大家把他们当成虚拟的人物来对待好了。这就包括故事涉及到的人们，也包括我自己。也许这样一来，就可以避免莫须有的猜度和异议。如同诗人冯至先生的诗句，只要你听了我的歌而流了泪，就不必追问我是谁，是不是呢？尽管这里是勿须流泪的……

那末，老太太是在午饭过后不久来找我的。我听见了敲门的声音，就开了门。

“是颜家莘同志？”老太太在门限那儿问。

“我是。”你说。

你有一点纳闷，眼前的老太太你并不认识。称她为老太太，是说看得出来，她毕竟上了年纪。但她身形清瘦，一点也不龙钟，看上去也很有精神。

“你不认识我吧？”老太太很爽快，她说，“我叫林丽凤，是话剧团的。”

你知道这个名字，是这城里知名的一位演员，现在却老了，于是便邀请她进来。

“我不打扰你吧？唔，就打扰你一会。”不等坐下她就说起话来。“我来过一次了，你不在。今天我卜了卦才来的，说你在家里！”

是不是？你感到了老太太的坦率，开始猜想会有些什么事情。

“我早就想找一个人聊聊了！”老太太急切地往下说。“一个朋友对我说，去找颜家莘吧，我就来了。我的儿子和姑娘他们都阻止我，不让我随便对人说。他们说，这会惹麻烦的。我说这有什么？我碰到的这些事情都是真的，为什么不能说？……但是当然了，我也不是对谁都说。他们不会相信，反而会嘲笑你，那是让人气愤的！”

老太太审视着你：“我这样对你说，不要紧吧？”

你禁不住笑了，请她说下去，说不要紧的。

“那好，”老太太决定了，“那你先给我说说，你是不是也碰见过解释不清的事情，像他们说的，走火入魔？”

你笑起来。你明白了，而且早就有些想到了，老太太要对你说的，正是这样的事情。你曾经走火入魔的消息，似乎

已经传得很远。

该怎样回答老太太呢？说走火入魔，应该说只是权且地这样说。至于走火入魔都有哪些界定的内容，你又是不是确实走火入魔，那情景，又正是你后来一直思量着的。但事情确实是发生过了，似乎没有理由避讳，你迟疑了一会，于是说：

“是的，有过这样的事情……”

你想对老太太作一些说明，但不等你说下去，老太太就打断了你，已经显得很高兴。你看出来，仿佛休戚与共或者同病相怜，老太太期望的是你能倾听。

“是有这样的事情吧？”老太太满意地笑了，“我就知道你会相信。那我就请你给我说说，我这儿遇见的，是怎样一回事。”

老太太开始讲述她的遭遇，你听着，就尽量不妨碍她。烟卷的青烟静静地浮着，窗外一点可怜的胭脂花开了。这又一个下午到来的时候，日子当然也正在展开。如同黑格尔老人所说，到处都有微小力量的紧张的活动，人的事业和意愿也在努力地推进，在我们目光看不到的地方，还应该更缤纷。老太太的声音回响着，萦绕在四壁之间，也就萦绕在我们的日子里，都是人的遭遇，也都是人的迷惑和叹息。

事情是从一个夜晚开始的。老太太说，在那一个夜晚之前，她已经生活过几十年了，却也没有遇上过这样奇异的情形。象曾经有过的所有的夜晚一样，那个夜晚本来也很寻常，到了该入睡的时候，她就睡过去。夜里有时候会醒过来，也是常有的事情。那夜晚她醒过来了，就在那时候，在夜晚淡淡的光亮里，她却清楚地看见，在房门那儿坐着一个人。事

情不是出现在睡梦之中，她确实是清醒的，这一点老太太可以断定。她看得很清楚，那是一个和尚，身形比普通的人要宽大一些，盘腿坐在门限那儿，她看见的是和尚的背影。开始她以为是自己的眼睛昏花了，便镇静了一会，想看得更真切些。再一看，景象也没有消失，确实有一位大和尚在那儿坐着。这一次老太太看得更清楚了，甚至看清了大和尚青灰色的衣领。

“我被吓坏了！”老太太说，把双手捂在胸前。现在她很后悔，那夜晚她没有向大和尚顶礼致意，而是惊慌地拉过被子来，严实地蒙住自己。她显得很激动，似乎有些发热，开始把外衣脱下来，然后问道：“你相不相信？”

你能理解老太太的心情。老太太所要遇见的第一个困难，就是难以让人们相信。一般地说来，我们的思维定势使我们只相信我们熟知的事情。但我们熟知的事情究竟有多少呢？我们有理由相信已知的事情，却似乎没有理由拒绝我们还不知道的事情。而我们的相信与否，却从来不会是一个标准，或许应该更恭谦一些才行。余下来的则只是解释，那当然又当别论。于是你请老太太说下去，并对她说你完全相信她，也完全相信还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

“是吗？”老太太笑起来，显得更高兴。

林老太太说下去了，说了许多细节，还有别的情形。主要的是从那以后，老太太只要一想到佛，心口就会发热，双手和身躯也会发麻。她原来不是有心脏病？就渐渐地好了，双颊还现出来红晕。而且学会了卜卦，第一次占卜就非常之准。那是应女儿的要求，给女婿占卜的。她从中看出来，年青人在三天内就会死去，并且同喝酒有关系。当然了，那时候就

连她自己也不相信。可事实上，就在她们占卜的前一天，出门在外的年青人已经猝死了，而且是喝酒以后死去的，只是她们还不知情。到了消息传来的时候，老太太不禁大吃一惊。这儿说到的是老太太自己的亲人，就更让人没有理由不相信。

所有这些，当然都很使人惊奇。但在这天下午，深深地打动了你的，却还不是这些。这样的情形你已经知道许多，甚至都不再惊讶。你自己经历过的，就似乎比老太太的遭遇还要曲折，还要幽深。深深地牵动你的，却是老太太在遭遇了这一切之后，所获得的那种不胜喜悦的心情。禅宗里不是有“禅悦”和“禅食”的描述？老太太就似乎完全沉浸在这样的喜悦之中。

老太太毕竟是一位表演艺术家，对这一点叙述得很生动。

“我乐啊，乐啊！从来也没有这样乐过！”她先是直截地这样说，后来就坐直了身子，用食指指着自家的口唇，有些突然地问道：“你看看我的嘴，是不是很小？”

你有些不明白。但不等你回答，老太太又说下去了。以致事情虽然过去了，老太太的声音笑貌还仿佛就在眼前。

老太太说，她的口唇很小，就是因为从来也没有笑过。小时候家里的人是不准她笑的，刚一笑，他们就会用手指撕她的嘴唇，她就再也不敢笑了。她有些闪烁地叙述了她的身世，毕竟是初次相识，似乎不能尽情。大抵她只念过很少一点书，以后就一直在剧团里营生。或许那会是让人羡慕的？但谁知道呢，一路地走过来，其中也正有许多难言之隐。但现在好了，她双手合什，说有了大和尚的关照，过往的一切都再也不用计较，随它们过去好了，往后也就有了依靠。当一阵阵的感觉袭来，全身都浸在炁态之中的时候，就觉着如莲的喜

悦，她就忍不住独自地笑。

“我是一定要炼功、一定要学习算卦的！”她决断地说，午后的光亮映着她红晕的面颊，她的眼光也炯炯有神，说斩钉截铁似乎也不过分。“儿子女儿他们阻挡不了我，要反对也不行！”

这天下午，老太太匆匆地来了，倾诉过了，就匆匆地走了。就像契诃夫在《草原》里写过的那个幸福的年青人，兴奋得在夜里也睡不着，抱着一只鹅在草原上游荡。

送老太太出门的时候，阳光一如往常，斜斜地照着街巷。我禁不住留在门限那儿，看着老太太的背影。林丽凤老太太给了我十分清晰的印象，或者说使我心里逐渐积存下来的印象，最后变得分明：在我们置身的这个尘世上，在一片仆仆风尘之中，遭遇和体验到这种生命的隐秘的人，似乎是愈来愈多了。老太太是我新近见到的一位。先不说别的地方好了，就在眼前这一片街市里，我所遇见过的，就远不止林丽凤一位老太太。

这一片街市，就是我们置身其间的、或者说面对着的尘世了。不倦的岁月流驶，天空散着永远的朝霞，或者到晚来落着缠绵的细雨，我就一直踟蹰在这些街巷里。

林老太太见到的大和尚，可能是一种幻象吧？我们一向正是这样归结的，事情也就终止在这里。但就在见到林老太太之前不久，我又曾经见到过一位女医生，依旧以为她见到的也是幻象，就很难让人满意。

又落起小雨来了，那是一个周末，你在一片住宅楼里询问着，寻找那位叫李雯的医生。天地不是很大？但你居留的

一隅又很狭小，以致你都不知道，就在你的近旁，有那样多的楼房建起来了。而我们也似乎都已经深藏在混凝土的掩体里，离土地是愈来愈远了。谁这样描绘过呢？这愈来愈拥挤的街市，就像座落在天地间的一处处孤岛。后来在一幢楼房里，又敲过几次门之后，隔着栅栏一样的铁门，你终于见到了那位才从外地回来的李雯医生。

女医生早些年从医学院毕业，后来就一直在医院工作。开始的时候，她修习气功，纯粹是出于健康方面的原因。先是从讲座里学到一种功法，后来就修持藏密功，念准提咒。不久“眼功”就开了，打开了特异的视觉功能。坐功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位老人家，一位端庄的老太太，来帮助她炼功。形象十分清晰，她清楚地记下了老人家的模样，甚至能辨认老人家头上的簪花。后来在一位炼功的朋友那儿，她见到了一张照片，一望之下即看出来，正是那位老人家。这就不是幻象了，老太太住在邻省的一座城市里，是一所大学里的教授，实有其人。应该说，这就让人不能不惊震。上一次遇见李医生的时候，她对你说过这件事情。后来她动身去找那位老人家去了，她找到了没有呢？现在你听说她已经回来了，非常想知道她寻找的情形。

风正掠过去，把雨花沾上窗棂。李医生坐在沙发上，稍一停就盘起腿来，结跏趺坐，她似乎已经习惯了，就这样和你说话。你不知道她能不能把情形都说出来，便试着询问。她微笑着，却显得喜悦而平静。

“你去找那位老人家了？”

“去了，”她点点头，“才回来不久。”

“找到了？”

“唔，找到了。”她又点点头。“就是我坐功时看见的那位老太太。”

“她——”

“她叫章馨，九十三岁，已经退休了，是一位教授。”

“她愿意接待你？”

“愿意，很和蔼的。”她笑起来。“刚一开门，见到是我，她就说她知道我要去的。她说有两个人接到过她的信息，还有一位是一个姑娘，在北方，也去看过她。我就住在她那儿，住了好些天呢！”

“她不反对你说到她，不反对你把事情说出来？”

“不，可以的。一些重要的宗教活动，比如说接见国外来的人士，她也参加，那时就会有车来接她。”

照直说，尽管你相信这样的事情，而事情一旦真是这样，你又还是不能不有些吃惊。但李医生始终微笑着，你看出来，这一切在她那儿，就已经完全是寻常的事情。

天黑下来了，继续落着小雨。你们交谈下去，李医生说起在章教授那儿学习的情形。章教授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炼功，修持的是藏密。老太太为她加持，灌顶，那时候，一种强烈的震慑就从头顶上浸下来，渗透她的整个身心。知道她的“心神”时时出窍，老太太觉得应该节制下来，便赠给她一把梳子，感觉到又要出窍的时候，便用来压在头上。你见到了李医生找出来的梳子，还有带回来的照片和念珠。雨似乎落得更大了，传来细碎的雨声，这时候你出了神，就禁不住想到，或许就在这时候，在一片风雨里，就萦绕着老太太传递过来的信息。于是窗外的夜也好，壁灯映照着的房间也好，一时间都显得恍惚而玄秘。